

I 217.01
8C11

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

湖州市作家协会主编

诗意江南

SHI YI JIANG 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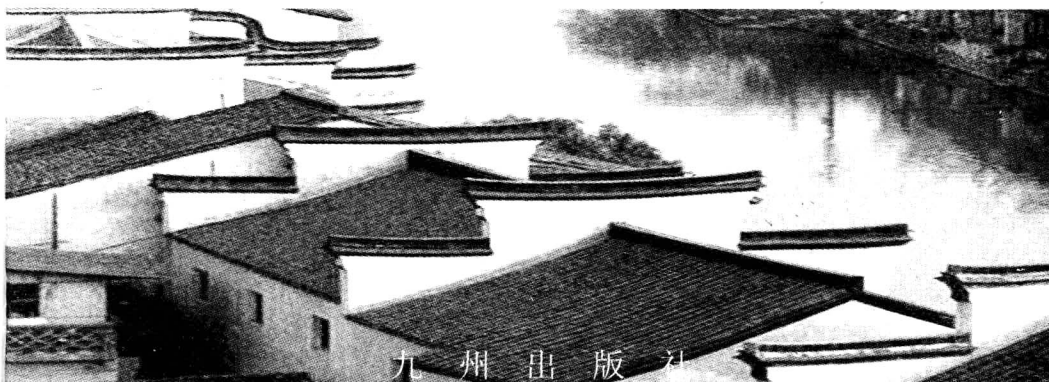
李民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诗意江南

李民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意江南/李民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6

(湖州当代作家精品文库)

ISBN 978-7-5108-0101-3

I. 诗…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0890 号

诗意江南

作 者 李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101-3

定 价 192 元(全 12 册)

不妨当作怀旧读物（序）

高 锋

李民这个人说话中气十足，如果你和他一同上街，他哪怕是在对你说着有关一件最隐密的事，别人听起来就好像在向你愤怒地讨债。说话中气足的人，据说心脏会有问题。我问过他多回，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他说不用检查，心脏很健康。

一个人要是当上了作家，其实心脏都不太好，因为经常要受到多方面的挫折和惊吓。在李民起初发表小说作品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当作家是一门很被看重的行当，只要读过一二遍《红楼》《三国》外加《艳阳天》《青春之歌》的人，都自以为能写出大作品来惊世骇俗。李民那时候就怀着这样的理想，率先误入了歧途，因而受到的挫折自不必说它。在发表了几个小说后，他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手里比别人多了一个塑料外套的红本子，从此就更不能回归本性。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不断地写，拼了命地写。终于有一天，突然发现二十年过去了，手里的那个红本子拿进拿出也已经变旧了。算下来，作家这个名头，其实就像一个人得了绰号，算不上是正经的称谓，而且还落下了一副不三不四的闲散人员的相道。这样的打击足以让人不知所措。有一天，他骑车撞上了一个人，身上没带钱给那人验伤，就想用那个红本子先抵押一下，好回家去取钱，那人见本子上有作家二字，便说，押你一顶帽子也比这个本子值钱。这句话，让李民突然觉悟，知道作家这个头衔说穿了其实还不如一顶帽子。在经历了好多次类似这样的打击后，李民就放弃了要写出惊天动地大部头作品的念头，试图让自己先把作家这个绰号给忘掉，再让别人也替他忘掉。

但事与愿违，李民既然入了此道，就如肉猪的身上被盖了一个蓝印，洗也洗不掉了。他只好再做些属于作家份内的事情，比如出一本集子，把多年写下的作品扒拉一下收在这个集子里。这也有点像家庭

妇女去饭店吃饭，吃完了还得再扒拉一下打个包。我曾经读过他的一个小说集，现在这一本，是他的散文集，算是他打的又一个包。

作家要出集子，还有点像医生穿白大褂，是属于职业道德方面的事。写了一辈子文章，连个集子都懒得出，就不能很好地体现作家的作为和毕生的追求。基于这个原因，李民的这个散文集就问世了。

读他的这个集子，你会发现，李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会教你如何躲避头顶上掉下来的一片旧瓦，同时又会顺便教你把瓦片接在手中，再拿回家去给老屋补漏。集子中说的事儿和人物，现在读起来，没有多少时尚感了，基本上都是些很旧的事。可是正因为旧，这才是作品。新与旧的概念对文学作品来说，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观念的概念。把去年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拿来读，或许你也会读出一股陈旧过时的味道。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别指望它有保鲜期。你若是从李民的作品中闻到一股箱子里老衣服的味道，那就对了。他的这本散文集，就是一只老箱子。

李民这个人，其实也在箱子里。他知道自己生活着的这座小城市，能让他自由呼吸的新鲜空气并不十分慷慨，所以从不强求得不到的东西，从不惹事生非，从不奢望别人的同情。这与他的性格无关。除了他喉咙里的声音，这座城市没有给过他一次面对麦克风的机会。他的声音只能在他的作品里才会心平气和，才会表现出江南的和风细雨，才能像一个懦弱的女子在喁喁私语。在小城市里当作家，谁梦想着自己能写出声音洪亮的作品，谁就是傻瓜。这与城市的文化没有关系，与城市的容量有关系。城市小，你就不得不替自己管好喉咙。打个比方说，你捧上一碗饭站在家门口吃，那么三条马路对面的人都会知道你碗里是咸鱼还是萝卜干，就会告诉你千万别让咸鱼咸死你，就会指导你萝卜干必须用油炒过才能吃。城市就这么点容量，所以也就只能挤压出像李民写的这么一本集子。

作家天生是个偷窥者，所以左邻右舍总没有什么秘密能藏得住。在小城市做作家，偷窥起来会更方便些。夜深人静的时候，作家潜到一条小弄堂里去，趴在人家的矮窗上往里偷看，看到那蚊帐有点晃动，就急忙回家写成了作品，说是不久前啊有个人生不出儿子，就让

隔壁女人替他生，结果生儿子的时候蚊帐上竟然有三条手臂在晃动，把这人吓死了，家产就成了隔壁女人的了。作品发表后，每万字一百多块钱稿费，拿着汇款单上邮局，选择一个坐着漂亮女营业员的窗口去取，然后搭几句话，摸私章的时候还故意说忘了，再往家跑一趟，这一来二去就让那漂亮营业员给记住了，下回再取的时候她就会隔着窗喊一声“啊，作家又有稿费了”，于是心里就十分的满足。生活在小城市的作家，就这么点乐趣。

李民的这个散文集，包括已经出了的小说集，也可能是在这样的乐趣中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不妨把它当成怀旧读物来读，可能比较合适。

怀旧是个好事。在南浔那个小镇上，为了让当今的人们对毛笔滋生怀旧情绪，人们把毛笔做成了一支参天大树。我们现在这么忙碌，这么需要谈情说爱，这么想着多挣点儿钱，还要从李民手里接过他的这本签了“敬请笑纳”的散文集，实在说，这有点让我们笑不出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读完它。可要是把这本集子当成怀旧读物，我们或许就能完成李民交给的任务。

我说这样的话，是有依据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在渴望见到已经消逝了的历史，渴望了解刚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也渴望知道别人已经藏匿的秘密和自己准备公开的秘密。我们是一群怀旧的人，我们的床底下总有好几双穿旧了而又不舍得扔的皮鞋。

李民这些年，尽管不想让别人喊他的作家绰号，却仍是在做着与作家有关的杂事，写出了很多东西。有人物传记，有公司业绩，有文化小史，有娱乐新闻，有市场调研，听说他还调查过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包括离城市太近的那座火葬场，准备向市长提十二条建议，后来一想，发现自己只是徒有一个绰号，没人会把他当一回事也就算了。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一个作家能用自己的作品让人想起床底下的旧皮鞋，已经很了不起了，别的都无所谓。

好好读完李民这本书，我已经读完。

2009年3月11日于杭州

目录

不妨当作怀旧读物(序)	1
-------------	---

第一辑 书里书外

与书结缘	3
穷得只剩书	7
听书	10
重读人生	14
笔名	17
向往电脑	20
亲近电脑	23
咫尺天涯山水间	26
金色的梦	29
奉献真诚	32
感谢生活	34
梦圆今朝	38
集邮	40
茶亦醉人	42
茶香千秋	45
青塘茶会	47
茶馆漫谈	50
湖州灶头画	52
金缕马灯	55
湖州山歌	58
渔翁捉蚌	62

白雀抬阁	65
湖州船拳	68
湖州羽毛扇	72
“天官”湖笔一品王	77

第二辑 无轨迹协奏

鸽子飞过天空	87
不敢炒股	90
最后的假币	92
白兰花	95
雅俗乞丐	97
敞开心扉	100
顺应自然	106
好人一生平安	113
君子爱财	123

第三辑 多味人生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29
江南才子打造“天下粮仓”	132
金一鸣和他的电视剧创作	135
“湖州人让我震撼!”	139
影视创作的春播秋收	143
满城争说钱壮飞	146
情系老石坎	149
勾勒文起	152
今天很精彩	156
守望南浔	160
画家康乐	163
山里人家	165
靓丽岁月	167

巧手阿炳	169
渴望升华	172
舞鞋	175
曾经雨巷	178
金陵散记	180
港岛一瞥	186
厂长和他的骄子	192

第四辑 温馨港湾

生日感悟	197
妈妈有辆小三轮	200
骑士老爸	203
妻子	206
露天电影	209
花趣	211
鼻子问题	215
儿女亲情	218
凤凰涅槃	220
画匠更赚钱	223
结婚纪念日	225
饿的滋味	228
男儿有泪	232
女儿要上大学	235
血总是热的	239
老爸写稿	241
母亲的肩膀	244
母亲谏	247
妈妈,你在天国还好吗	249
老爸的礼物	252
快乐时光(代跋)	255

第一辑

书里书外



也许我还算不得一个正儿八经的书迷，并且虽然有了几本书也还算不得正儿八经的藏书。这我倒也不去在乎，在乎的是我所拥有的这一份恋书情结。

说起来很奇怪，我虽出生于书香门第，然年少时在我的感觉中家里却没有什么藏书。其实家里的床、凳乃至水缸等家具，都是父母亲向单位租借的，租金每月从工资中扣除，家里实在是简陋得一无所有。那是因为全家人跟随祖父母为谋生而常年奔波，居无定所、身无长物之故。一直到在湖州定居以后，家境贫寒，自然更不会有藏书了。藏书，既要有书可藏，更要有藏书的本钱啊！

我最早的藏书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暑假里偶尔得到的几本《少年文艺》，它让我着迷，在课堂外找到了最大的快乐天地，又引导我逐步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道路，并由此滋生了恋书情结，终生与书结缘。至今，倘若手上凑巧碰到《少年文艺》，我仍

会情不自禁地要拿来浏览一下，重新体味一番少年时代的美好。

上初中时，因参加了一次县文学创作会议，我得到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从而让我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然而这毕竟是借，终究要还的。要有藏书，必得去买。新书自然买不起，眼睛便转向了旧书。那时上学常走爱山街，有户人家的石库门上悬挂一方匾额，上书“三味书屋”。好奇心驱使我抬脚进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主人家在一排落地长窗下置一书架，虽不大，却颇为精致，木板真漆，有三档。书虽旧，倒也未见破损。是些什么书早已记不得了，唯有那四册一套黄封面、直排版的肖洛霍夫所著的《静静的顿河》，至今印象还是很深。然因不名分文，终究未能向书屋购买一二本。若干年后我结识了书屋主人陈祖基先生，有一天在其供职的《水乡文学》编辑部聊起这事，陈先生大为惊讶，说他是曾经挂过这么一块“三味书屋”的牌子，只拿出极少部分书，也不在乎做生意赚多少钱，只想借此多结识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罢了，时间不长就歇了业，连他自己都快忘了这回事了，说我真是好记性，事隔20多年后居然还记得。

当年在市中心“今夜月”百货商店隔壁，有一家专门经营旧书的“三联书店”，里面天天人头济济，生意旺得很。我上学必经“三联书店”，于是几乎每天都要进去光顾一番，即使兜里没钱，能随手翻翻看看也是一种乐趣。除了书架和柜台，店堂中间一张硕大的桌子上也摊满了书和各种杂志，让人随意翻阅。书价也委实便宜，诸如一厚本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标价也只五六角钱。那时我每天有一角钱的早点费，我宁愿饿着肚子上学，一个星期就能攒上六角钱，这就可以去买一本书了。至今我长得仍是瘦猴般，恐怕就是当年不吃早餐的缘故。记不起那时都买了些什么书，反正至今手头一本都没留下。

有了一、二十本书后，觉得也该有个书架放放才算像回事。我自以为一个人有了书架来安置属于自己的书才算是有了藏书。倘若书没有收存、储藏之所在，何曰藏书？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我用两只装肥皂用的小木板箱，钉成一只最简陋的书架子，它成了我藏书的唯一所在，这也就成了我不敢轻视肥皂箱书架的根本原因。在内心深处我梦想着将来自己能拥有一个漂亮的大书架，里面装满了我所喜爱的书。虽然古人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

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但这并不是我嗜好书籍的主旨。

爱屋及乌，我仅有的几本书连同丑小鸭似的肥皂箱书架都成了我的心爱之物。妈妈就抓住我这一致命弱点，倘若我一犯错，她在盛怒之下就会端起书架连书一起从窗口扔到天井里，以此作为对我的惩罚，我嚎哭着冲出去把书捡起来，心痛得宁可让她揍一顿。后来如再有这类事件发生时，我立马跳起来，赶在她扔出去之前紧紧抱住她的手臂哭喊着求饶，断然不让她扔出去。哭叫声惊动了邻居大妈，赶过来帮我劝说妈妈放我一马。她老人家从此就将这一种惩罚手段作为镇我的至尊宝和杀手锏。此类事件虽然只有过两三次，却也足够叫我刻骨铭心，敬畏莫名。往事虽已远逝，依然记忆犹新，想起来心就有点痛。

“文革”初始，我们这座小城市里的中学生红卫兵也狂热地到处破“四旧”，整个儿是史无前例的毁灭文化。我家隔壁井台旁住着一位大娘，她有一把画着一幅仕女纨扇图的瓷茶壶。一天傍晚我去打水，只见三个半大不小的红卫兵正往井台上砸这把茶壶，大娘喃喃地低声哀求着。只听“乓”的一声响，茶壶碎了，大娘连连念叨“罪过罪过”。我的心顿时随着水桶一下子沉到了井底，冰凉冰凉。我意识到一把茶壶的命运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充满了“封资修”的书呢。难怪大大小小所有的图书馆全都在劫难逃被封闭，成了一方禁地，人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但是不久，我就发现也不尽然，中学里的图书馆虽也被封，却仍挡不住红卫兵小将敢闯的步伐。一天，我在弄口碰见两个中学生拎了一捆书去废品收购站。我对他们悄声说：当废品卖不了几个钱，我用一包烟换几本书吧。他们爽快地答应了，说是反正还能到学校去拿。于是皆大欢喜。回家说给妈妈听，她说现在书是祸根，红卫兵无所谓，我们家庭成份不好惹不起，以后别换了。我一想也是。过后又多次看见红卫兵去卖书，忍不住又换了两次。记得有屠格涅夫的《前夜》、《贵族之家》，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海狼》等。这些书来得快去得也快，成为藏书没多久就转借得不知在谁手里了。你看，越是要禁书，偏偏越是会流传，反会让人千方百计要找书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够厉害了吧，仍阻止不了诸子百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播。只是如今书店和图书馆里中外名著比比皆是，任君购买或借阅，可又有多少年轻人去光顾？

我的另一类藏书，用一个通俗的名称叫“手抄本”。当年我抄过不少书，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海涅、泰戈尔等人的诗，甚至长诗《欧根·奥涅金》的大半，也抄过雨果的《九三年》等小说。只是它们也被转借得不知在谁手里了。真想问一声它们如今安在否？

记得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曾无限感慨地唱道：“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情。”此生能与书结缘，亦是吾辈淡泊人生中的一大幸事了。

【穷得只剩书】

早就信奉“与书作伴，受益无穷”这一至理名言，兜里稍有几个小钱便会买上几本喜爱的书回家。日积月累，书的阵容逐渐壮大了，而居室依然是那般穷酸。

1982年我分得一套新房子，这才特地赶到杭州去购置了一只四档竹书架，尽管它十分寻常无奇，却是我平生第一只正宗书架。由于新房子仅一室一厅实在太小，不得已让卧室兼了书房。书架也毕竟太小，容纳不了日渐增多的书报杂志，便只能收藏于纸箱中，这些纸箱不是塞在床底下，就是搁在橱顶上，倘要查找点什么，真得登高爬低翻箱倒柜，家人揶揄说我们这是住在书房里。妻嫌家中值钱的东西没有，不值钱的书啊纸啊却堆得鸡棚小屋使人旋不转屁股，倒让人误以为纸箱里都藏着些什么值钱的玩艺儿，反而会引贼入室。其实，在书迷眼中，书自是最值钱的。但是，妻的这个怪念头叫我哭笑不得，害得我不能随意地买书了，一般的

尽量不买，要买就以工具书为主，工具书管用的时间长，将来还可以传给子孙用呢。

1990年春，我又一次乔迁新居，请好友在南浔买来一对大书柜，玻璃橱窗挺气派，新居顿时满堂生辉。妻说，这下你不会再满屋子乱放书报杂志了吧。我苦笑笑，把书柜全装满后，还有许多放不下呢，我也实在舍不得当废纸卖，转了个念头就把这些装得满满的大纸箱，存放到妈妈家那宽敞的车库里。

哪晓得真应了妻先前随口说的话。一天中午，有三个窃贼拉了一辆大板车，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砸了车库门上的大挂锁，把我好几大箱的书报杂志和稿纸统统翻出来，装了满满几大麻袋，正准备运走，刚巧让邻居大妈碰上了，一声喝问，做贼的心虚，撒腿就逃得不见踪影。我闻讯赶去，一边整理这乱糟糟的一大堆书报，一边忍不住咒骂这伙贼子是贼胆太大而贼心太小，尽管如今这纸价飞涨，可偷书当废纸又能卖得了多少钱呀！偷其它随便什么东西也能多值几个钱的，真是一帮笨贼！不过我也实在是穷，穷得只有书可让人来偷了。

谁知道让妻不幸而言中的事还没完。才几天，贼们又一次光顾这里，砸了刚换上的新挂锁，仍是被邻居发现而逃之夭夭未能得逞。唉，这些旧书报竟真的成了引贼上门的祸根了！老爸认真地说：凡事可一可二不可三，两次遭窃，说明不死心的贼以后还会来的，干脆装一扇防盗门一劳永逸吧。装了以后，果然再无贼人光顾了。后来我曾突发奇想：假如贼们偷去并非当废纸卖钱而是阅读学习，我或许会乐意送一些给他们，只是他们应该光明正大地开口，不妨向我要赞助。

书实在是好东西，难怪我的朋友、《温州晚报》总编辑刘文起曾在一篇文章里宣称：“书和老婆恕不外借”，并且当人家夸他书多时，他会谦虚地说：“穷得只剩下几本书了，唉……”刘君这番感慨简直是天下书迷们的绝妙写照。拥有了书，再穷也会觉得富有。只是如今科技发达，几张光盘就能把《全唐诗》、二十四史甚至大百科全书悉数收录，不知这于书迷们是否福音？

我知道我还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书迷，也明白有了几本书也还算不得正儿八经的藏书。只是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心底里也便滋生了一个愿望，只是说出来不免有点脸红。那就是不但希望自己的书架上